

病中怀旧

胡德华◎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病中怀旧

胡德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病中怀旧—我的一生/胡德华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ISBN 7-5007-5858-8

I. 病… II. 胡… III. 胡德华—回忆录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0385 号

BING ZHONG HUAI JIU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作者: 胡德华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编辑: 刘媛华 韩苏华

美术编辑: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占生

责任印务: 宋世祁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 话: 086-010-64032266

传 真: 086-010-64012262

24 小时销售咨询服务热线: 086-010-84037667

印刷: 北京双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插页: 6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0 千字

印数: 1-500 册

ISBN 7-5007-5858-8/G·4659

定价: 16.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欢乐的童年	1
诞生	1
家乡	5
甘蔗菩萨	7
玩伴阿亚	10
外婆和祖母	13
初进小学	16
白马湖	21
老先生	24
生与死	26
告别童年	28

奔腾的江河	30
初到上海	30
入党	34
到三五支队	45
又回上海	49
补校工作	54
主编《新少年报》	56
五十年风雨	60
大会师	60
《新少年报》复刊	64
隆重的大会	67
“三反”——整风	70
在苏联少先营	73
《新少年报》迁京	75
调回上海	77
是春天还是冬天	80
到江西参加“四清”	82
暴风骤雨	84
干校生活	90
筹备团“十大”	95
在全国妇联	98

深深地怀念	101
复社与胡仲持	101
最亲的人	115
开拓者的足迹——怀念伯父胡愈老	125
匆匆会见黎明前——怀念伯父胡愈老	131
悼念朱明	135
蒋文焕和《新少年报》	137
“小钢炮”精神永生——怀念陈向明	148
忆怡曾	151
他给小苗留下了泉水——怀念金近	155
儿童教育漫谈	159
忆胡耀邦同志谈儿童报刊出版工作	159
给儿童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漫谈 1958 年来的	
儿童读物	162
对儿童文学青年作者的希望	175
回忆当年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	178
我的娘家 我的母校	188
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	195
为了下一代	198
从“一股革命劲儿”谈起	201
《新少年报》的版面	206
关于《小孙七十二变》	212

把少先队还给少先队员	216
生活即教育	218
在美国上学	223
国外行踪	230
我永远怀念古巴	230
初访美国	249
访苏日记	273
我的外国朋友	277
附录：儿童文学作品选	304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采煤的大哥哥起劲干	304
羊妈妈和狼（童话）	308
老虎外甥（童话）	310
小蚂蚁的遭遇（寓言）	312
一斤肉（儿童小说）	314
原子钢笔（儿童小说）	316
胡德华年表	319
后记	323

欢乐的童年

诞 生

1925年冬天，阳历除夕夜，最后一个时辰——亥时。我出生在浙江上虞城中一个破落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前面的大姐姐已经死了，还有我姐姐，因此排行老二。天气很冷，我呱呱落地。母亲冷得发抖，只听见有人说又是一个千金。母亲有气无力的叹了一口气，看了看我，就昏睡过去。

那是一所有二层楼十几间房屋的大院子，有三间厨房，大家说这里是大户人家。可是早已衰败，但神气仍在。因为曾祖父曾经是清朝的御史，可是他年纪很轻，三十多岁时就在从京回家的路上患伤寒病死了。

当时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封建思想很严重，虽说母亲是自己走上轿，不是抱上轿，是算改良结婚的。原指望结婚后可以再读书，可是结婚以后再也找不到读书机会。命运安排她只好在家生孩子，传宗接代。一般人们

都希望生男孩子，可是我家却一连生了三个“赔钱货”的女孩子。大姐姐死了，只有二姐姐还在外婆家，而我又是一个女孩子，母亲说不管是好是坏，总是我生的，我要把她养活。爸爸在上海商报馆里工作，我家又是一个大家庭，上有奶奶、中有五房叔伯，只是没生一个男孩子，等着我母亲生一个儿子，现在好了，没有希望了。母亲忍气吞声的看着我说：“快长大要有出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管吃、睡。我祖父名庆皆，是一个内心很矛盾的人，他把土地卖了，做生意，开茶叶公司，办女校、当校长。但他却一定要我母亲生孙子，他活到四十多岁，到我出生时他就死了。我祖母名叫黄木兰，她是一个举人的女儿。她要我母亲去上海和爸爸在一起，她才好有机会抱孙子。就这样，母亲带我去上海，当时我才两岁。

在上海，我们住在闸北福佑里宝山路鸿吉坊，有两间两层楼的房子，我母亲名叫范玉蕴，从来也不去外面，总守在家里，还雇了一个保姆帮忙。母亲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有两只大眼睛，小小的嘴巴，很好看，就是矮了一些。她会打毛衣，打成各式各样的，还会做针线。她从来也不说自己，总是不声不响的忙活。她自言自语地说：“我最懊恼的，就是没有文化。”她曾读书到四年级，就出嫁了，不大会写字，原来家里答应结婚后一定让她好好读书，结果不成。这是她一生最悲哀的事。她想读书，可是又要生小孩，因此不能读书。“我就不相信女儿不值钱。”我以后才知道，外婆不喜欢女儿，把她当做赔钱货，什么事都让她做，她十一岁时就要她烧饭烧菜。因为她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生猩红热死了，

以后才对她好一点。她的下面还有一个妹妹。这养成了她坚强的性格。

我有一个姐姐，她比我大两岁半。她的出世已经使祖父失去了抱孙子的希望，所以她起名叫望孙。祖父死了，可是仍然没有孙子。祖母着急得很。所以希望我是一个孙子，我又不是孙子，她只好寄希望于将来。因为妈妈没有完成任务。

我很爱我母亲，她的两只亮闪闪的大眼睛，好像是星星，多好看啊！我喜欢看她的眼睛，她的性格很开朗也很爽快。我父亲叫仲持，原来是《商报》里的编辑，后来到《申报》编辑部工作，忠厚老实，温文尔雅，长方形的脸，总是笑嘻嘻的，很少说话。但我不大喜欢他，他根本不大说话，忙着他的工作。

两年半后，母亲又怀孕了。产前外婆盼望她能生个男孩子，专门来上海护理，带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谁知偏偏又生了一个女儿，外婆大失所望，唉声叹气很不高兴地回去了。这个孩子就是阿令，她小时候很好玩儿，胖乎乎的脸，白白的皮肤，经常引得大家哈哈笑，从此我就有了一个妹妹，大家叫她熊夫人，这是童话故事里的人物，我很喜欢和她玩儿，她会走路了仍然嘻嘻笑，我真喜欢她。因为大爷没有子女，祖母做主把我送给伯母（我们叫她好妈），我记得那年我才五岁。好妈就住在我们家的附近，她长得虽然还算美，人长得高高的，但我却不喜欢她，她总是板着脸，也不太喜欢我。有一次我偷偷跑回家，吃了一碗汤团，就蔫蔫地回去了。好妈是大爷的表姐，两人感情冷淡如水，根本没有共同

语言，她对我也总是板着面孔，从来没有笑容。大爹当时在法国，有一次好妈领了一个丫头，说是准备给大爹以后当小老婆。丫头常和我一起玩儿，这女孩只有十五岁，她叫秀娟，长得又瘦又小，她很好，可是好妈常常发怒，对她不好，经常打骂。一次好妈突然大怒，就用小板凳对着秀娟的头顶往下压，我就吓得哇哇大哭，这日子真是不大好过。有一天，好妈很生气，说我不能当萝卜又不能当菜，妈妈就把我领回家去了。这使我很高兴，从此以后我又可以在自己家里，不要再去看好妈的冷面孔了。

家 乡

我记得到五岁半的时候，我幸运地进了幼儿园，那是商务印书馆办的一所幼儿园，因为大爷在那里工作，所以我能进去。门前有一个动物园，有几只猴子在铁笼子里跳上跳下，非常有趣。我每天坐了黄包车去，老师教我们唱歌，我每天嘴上哼着“一只麻雀、两只麻雀来上课。”这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我经常给妈妈唱歌。这时从法国回来的大爷要到上虞去，我大爷叫愈之，那时候好妈正在上虞，可能是为了离婚，他说一定要把我带到乡下去玩玩，答应以后和他一起回来。这使我很高兴，于是准备行装，坐上了大轮船，我第一次看到轮船，真新鲜呀！那里有好些座位，我们坐在最上面，很好玩。谁知上了轮船，我就翻江倒海似的，大口呕吐，而且一路上呕吐不停，弄得大爷狼狈不堪，后来又上了一种叫小小的乌篷船，真有趣，我们坐在上面，很舒服。可是上了船以后，又把老太太的香篮吐得一塌糊涂。我大爷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很爱我，他瘦瘦小小的，但是脑袋很大，满脑子是点子，大家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一路为我忙碌，总算到了上虞外婆家里，我竟完全好了，而且看到在那里天真烂漫的姐姐，我高兴极了。我姐姐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动的人，比我只高一些，她天真活泼，是我的好姐姐。我外婆很和蔼，长得很好看，白白的皮肤，到了老年还没有皱

纹。那时正是快到过年，墙上挂着神像，都是五颜六色的画像，说这就是我们的祖宗。过年有一套规矩，家里要春年糕、做糕老虎、做八宝饭、请菩萨、请灶王爷、吓老鼠，还要做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家里十分紧张、热闹。许多亲戚小姐妹，大家在一起，心里甜丝丝的，看到这许多小朋友，是上海从来没有的，像爱珠、景珠……呀！多得很。从此我天天可以和小姐妹们一起玩，我再也不肯回到上海去了。一天大爹要走了，要叫我一同回去，他来叫我，我故意躲起来，一直看到大爹的硕大脑袋远远离去的时候，才敢走出来。大爹答应以后叫男侍纪耀来接我，他就匆匆地走了。我心中害怕纪耀来，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纪耀来接我了，纪耀是个很粗鲁的人，他长得五大三粗，很厉害，我很怕他。只要他一来我就躲，我就一定赖着不肯走，纪耀就假装用绳子来捆，我更害怕了，外婆也想叫我在上虞，这样我的童年时代就留在了上虞。

甘蔗菩萨

家乡的房子只有朝北的二层楼三间，另外有一间厨房。我们经常在外面玩，这里天空好像特别高爽，总是瓦蓝瓦蓝的，云彩变幻莫测，我比作各种各样的动物，真是飞马行空。这是一只鸟，一个好人，一个故事；有时下雨，顶着一把破雨伞在地上走，雨花溅起了朵朵水花；有时冰冻，屋檐上挂着冰凌糖，树梢上结满了白花花的霜花；有时飞大雪，天上飘着棉絮似的雪花，那就更好玩了，我们在地上堆起雪人，给他戴上一顶破草帽，用木炭、纸张做鼻子嘴巴还有眉毛眼睛，做得像极了；我还喜欢扑倒雪地上，立刻显出一个人形，真希望天天下雪。家乡的童年啊，是那样的宁静、美好！

在上虞外婆家里还有我姨妈（我们叫她小伯），她念书只学到小学五年级就在家里待嫁，天天做绣枕、绣鞋，她已经许配给我的小叔叔（我叫他恕小伯），她与恕小伯从来没有见过面，恕小伯走过我家门口，她就马上逃到屋子里去，再也不敢出来，她长得瘦瘦小小的，脸儿尖尖的，小巧玲珑很讨外婆喜欢，可是她从来也不喜欢我。有一次外公回来了，他是一个很老实的老人，长得瘦瘦高高的，胡子拉碴的，常拿着一本书，摇头晃脑的读着，我看他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从来也没高兴的时候。他原先在安徽当师爷，又在

上海的绍兴同乡会工作，因上海“一·二八”战争，就回到家乡。他受外婆之托来管我，就拿着鸡毛掸子吓唬我，但是从来也不打，叫我坐着，他就管自己看书，有时高声朗读。他一生不得志，家庭生活谈不上爱，听说曾在外面娶了一个小老婆。后来我外婆知道了，就把那个小老婆赶走。外婆认为命里注定没有儿子，从此就把我妈妈当儿子，每月寄一些钱来。

有一个堂舅（我们叫他舅舅）是我们家的常客，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成天不干事，守着几亩薄地，每天来和外婆讲《山海经》。他个子瘦长，光光的脑袋，细细的双眼，只有两只犬牙露在外面，走起路来像只虾，秋天穿着薄长衫，春天穿着厚棉袍，这叫“冻九唔四”，是他的养生之道。他每天必须到街上去，在街上走走看看、打听消息，可是仍然空着篮子回来，要等到好日子他买一块豆腐。家里种了蔬菜、南瓜，也要等他来摘。他是有名的“甘蔗菩萨”，他靠省下来的钱再买土地。他最爱讲“大胖捋捋，朝南坐坐，吃了还有得多”这是小地主最刻薄的剥削思想。他穿着很干净，总是布衣布鞋。他的爱好就是捉“车马炮”，（这是一种象棋做的游戏）玩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常常作弊，谁也不知道怎么好牌就到了他的手里了。他赢了，就哈哈大笑。我从来不依他，可是没有发现他怎么作弊的，只好由他。每次我输了，可是下次又要求和他捉“车马炮”。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讲故事，讲宣统皇帝，一讲起来就嘴吐白沫，讲个没完，说宣统皇帝怎么好，他好像见过他似的，其实他在梦里见到他，还口称万岁，宣统皇帝是他的一尊神，谁也不能

贬他。我犯了一次错误，那是上学以后，我知道宣统皇帝是早下台的傀儡皇帝，有一次我就说皇帝是坏人，他一听气得不得了，说那是造谣。外婆为此骂了我一顿，说我没有规矩。他以后说孙中山是畜生，（中山就是我们家乡话“种牲”即畜生的谐音）宣统皇帝是满进党出（又是谐音），说蒋介石是乌龟精（北伐时蒋军到杭州，雷峰塔倒了，因此传说他是白蛇传里的乌龟精）。他讲话是很认真的，对我这样的小孩子也特别认真。他有一个女儿，是我小伯的好朋友，她常来我家，长得不大好看，又高又瘦，尖尖的下巴，她总是到我家里来做客，她和我小伯很好，经常绣花。这位舅舅称我和姐姐是外甥皇帝，什么事都特别另眼相看，过年敬祖宗的酒席，一般的女孩子不能去，我和姐姐可以去，而且是坐在比较尊敬的座位上。可是对他的女儿就不一样了，总说女儿大了要嫁出去的，是人家的人。他要女儿识几个字就行，不能到外面去抛头露面，在家做做绣花好了。这个舅舅是我幼年时常常在一起说话的人。可是我渐渐懂事以后，和他的讲话就少了，因为话不投机。

玩伴阿亚

我家养了一只黑白相间的猫，我很爱它，叫它“阿狸”，每天把它抱在手上，“阿狸”和我也很好，我叫它跑步、唱歌、洗脸，它就依我的样子做，我叫“阿狸”它就“喵呜”一声，算是答应我。总是每天跳上跳下，绕着我翘起尾巴喵喵叫。有时它睡着了，鼻子发出呼噜噜的声音，可爱极了。每天给它吃鱼骨头，偶然给它吃一些小鱼，长得很胖。我不舍得离开它，它也每天跟着我转来转去。它渐渐长大了，偷偷跑出去，到晚上也不回来。一天它突然疯狂地跑东跑西，我很奇怪，连我也叫不应它，外婆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我很纳闷，也很伤心。从此它变得不那么温顺，常常抓我，我还是很想抱它，它把我衣服都抓破了。这只小猫已变成大猫了，很不安分待在家里，常常到处乱跑，到我们离开家乡时，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却常常想念它。

我记得外婆从来不许我们学习做饭、做菜，说只要读书好就好。我却很好奇，常常站在她的灶头旁边看她怎样炒菜，她叫我是灶头老虎。我还喜欢灶肚里煨的粥，粥里还放鸡蛋，滚圆滚圆的、剥了壳吃，真香真好吃。那粥又香又糯，是我一生中最好吃的粥。

家里有一个小保姆，叫阿亚，她最爱唱歌谣，她常常叫我坐在小板凳上，用手点着脚唱道“的的班班，班过南山，